

神话 IP 文化解码对青少年文化认同的影响及引导策略

陈静怡 李享 李雯

(西安培华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5)

摘要:在数字时代的文化场域中,好莱坞英雄叙事、日本动漫符号通过算法推荐强势渗透进中国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中,使其对本土文化的认知与情感联结面临着双重稀释的风险。在此背景下,《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国奇谭》等神话 IP 作品以契合现代表达的新范式,逐渐成为重构青少年文化认同的关键力量。文章结合//,从符号层、互动层、社会层三方面呈现神话 IP 作品作为文化符号的现代重构、认知范式镜像映射的典型载体,对青少年增强文化认同、身份认同的重构作用,探究新时代神话 IP 如何通过现代转译,让青少年在符号互动中找到共鸣,进而增强其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

关键词:文化基因;现代转译;符号互动;文化认同

前言

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认为,现代大众传播具有明显的负面功能。^[1]即在数字在当今时代的文化场域中,大众深受媒介影响,过度沉溺于“短、评、快”以及“泛娱乐化”的信息内容。人们如同被无形的力量牵引,总是被动地接纳媒介所传递的信息,渐渐丧失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1]。长此以往,极易陷入一种文化精神枯萎的危险状态,即便打破了信息茧房,也依旧会固执地坚守固有观念,沉醉在这种“麻醉”状态之中难以自拔。

据《青少年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2024)》清晰显示,青少年对于网络的使用呈现出极为显著的梯度特征。其中,51.0%的青少年保持着周均上网的频次,29.1%的青少年已然形成每日上网的惯性,而完全脱离网络的青少年仅占极少的2.2%。这种“高频触网-中频使用-极个别断联”的结构,生动地印证了Z世代作为“数字原住民”独特的代际生存特质。在家庭教养与学校课程的双重引导之下,青少年的网络行为呈现出“工具理性+娱乐本能”的二元特征。虽然学习类活动以47.8%的占比位居首位,但游戏(35.7%)与短视频(34.6%)所具有的娱乐属性,仍然构成了青少年网络行为的重要补充部分。

值得高度关注的是,在短视频使用动机层面,“休闲打发时间”以62.1%的绝对优势占据主导地位^[2]。这一现象深刻反映出,以“短、平、快”娱乐内容为主导的碎片化信息,正源源不断地填补着青少年的空白时间,也极易容易使青少年们陷入被动娱乐依赖的泥沼。长此以往,青少年们会逐渐习惯于表面的符号刺激,对于媒介提供的信息仅仅停留在浅层理解的层面,而严重忽略象征符号背后所蕴含的双层意义,最终导致符号从原本的“意义载体”退化为单纯的“情绪触发器”。

当中国青少年逐渐习惯于情绪先行,而忽视深刻思考的时候,以好莱坞为主的西方大片和日本动漫作品,正借助短视频平台和算法推荐的强大力量,频繁地进入青少年的视野之中。由于东西方价值观存在显著差异,西方所鼓吹的资本主义普世价值观,正如同温水煮青蛙一般,一点点地侵蚀和影响中国青少年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

在此复杂而严峻的情境之下,近些年涌现出了一批承载民族文化基因的神话 IP 作品,诸如《哪吒之魔童闹海》《中国奇谭》等。这些作品与原典有着强烈的互文性,同时又以贴合新时代、新语境的全新表达方式,广受大众好评。从理论上来说,它们本应成为青少年实现深度思考、进行文化解码的优质载体。然而,现实却不尽如人意^[3]。受短视频“浅层刺激”模式的深远影响,青少年对神话 IP 的认知与情感联结,常常仅仅止步于影视混剪所带来的视觉冲击,以及游戏皮肤的娱乐消费层面。

近年来,对于影视剧作品中文化基因的解码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从《大明王朝 1566》到《军事联盟》《人民的名义》等一系列优秀作品,通过解码者围绕剧中人物关系图谱、符号文本的深入剖析与一步步解码,这些作品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由此可见,采用更贴合现代眼光、现代价值观的正向解码方式,不仅有助于优秀作品实现进一步的发展,更能够使观众在深度解读的过程中,更加贴近创作者的创作意图。基于此,本文尝试在斯图亚特·霍尔提出的解码编码理论与米德的符号互动论的科学指导下,从符号层、互动层、社会层这三个关键层面,深入呈现神话 IP 作品作为文化符号的现代重构过程,以及其作为认知范式镜像映射的典型载体,对青少年增强文化认同、身份认同所具有的重要重构作用,从而积极探索新时代语境下,基于神话 IP 作品的文化基因解码,实现青少年文化认同有效建构的切实可行路径。

1 符号层:基于原典的现代化重构,日常符号的神话赋能

1.1 叙事视角创新

《中国奇谭》第一集《小妖怪的夏天》堪称基于原典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典范之作。它取材于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在人物角色设定方面,不仅保留了唐三藏师徒四人以及西行路上众多妖怪的经典形象,还在人物个性化设定上,巧妙地存续了“吃了唐僧肉便可长生不老”这一具有关键功能性的符码,同时完整地保存了西游记原有的战力体系和主角团四人鲜明的性格特征。在剧情架构上,《小妖怪的夏天》延续了原著师徒四人前往西天求取真经,一路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核心故事线。然而,与原著采用的全知全觉叙事视角截然不同,该动画全片采用有限的内焦点叙事方式。这就意味着,观众只能通过小猪妖这一特定视角,来逐步了解出场人物和故事的发展走向。这种聚焦小人物的去英雄化叙事视角,彻底打破了传统叙事视角的束缚,以小人物的独特视角展现宏大历史,让观众能够迅速设身处地地从底层人物的角度思考周遭的种种变故,极大地增强了观众的代入感,使观众仿佛身临其境,亲身感受故事中的喜怒哀乐^[4]。

1.2 视觉符号隐喻

在视觉符号方面,《小妖怪的夏天》从开幕起就采用了蕴含浓郁中国传统东方美学风格的水墨画风格。大全景的景别设计,犹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宏大画卷,不仅将主人公所处的环境全方位地展现在观众眼前,更巧妙地将主人公圈定在画面之中,使其成为整个场景的核心焦点。动画的落幕画面与开幕画面形成了精妙的呼应,同样是主人公躺在地上的场景,却因为故事线的发展,小猪妖的状态从身处压迫时偶尔的偷闲,转变为身心枷锁俱除后的开阔意境,这种变化让观众对原典师徒四人的个性弧光产生了更为深层次的共鸣。小猪妖随身携带的“葫芦”,

作为一个经典的视觉符号，在动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始至终，葫芦贯穿整个动画情节。起初，它仅仅在动画中承担着承载饮用水的实用功能，然而，当小猪妖因为对原本所处的环境产生认知和信仰上的裂缝，进而与母亲见面时，这个看似普通的葫芦却突然被赋予了深厚的情感意义。葫芦，既是小猪妖母亲为了不让小猪妖咳嗽、上火而精心准备的日常生活用品，更是母与子之间真挚情谊的生动寄托。此外，伴随着小猪妖母亲揭示“葫芦”与小猪妖之间情感链接的听觉符号一出现，“葫芦”这一象征符号背后所蕴含的母爱意义，被诠释得更加立体、丰满，仿佛让观众能够切实感受到那份深沉而温暖的母爱。

1.3 听觉符号增色

从动画开幕直至落幕，听觉符号始终如一地为视觉符号加持，两者相得益彰，共同营造出独特的艺术氛围。与日本动漫中常用的电音风格不同，《小妖怪的夏天》独具匠心地携手南京民乐团，在配乐上大胆选用贾湖骨龠、尺八、簫、埙、笛等中国传统乐器。当剧情发展到小猪妖因撞见狼人为捉唐僧所设下的机关而被迫逃亡的紧张时刻，贾湖骨龠、尺八、簫、埙、笛等不同乐器的交叉使用，搭配画面的突然转变，瞬间将观众的紧张情绪推向极致，使观众仿佛身临其境，与小猪妖一同感受那份生死攸关的紧张与恐惧。直至唐僧师徒四人背对着日光出场，故事进入最高潮。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由于笛子在发出高音时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其声音常常被用来渲染幽怨的意境，寄托相思的情感。然而，在《小妖怪的夏天》中，却别出心裁地用笛声作为唐僧师徒四人出场时的伴奏。笛子清亮的音色运用在此处，恰到好处地预示着小猪妖将摆脱死亡的危险，挣脱身心的枷锁，获得真正的自由，为整个故事增添了一抹希望的亮色。

2 互动层：依托语言符号映射现代人的真实写照

2.1 职场关系映射

除了基于原典所塑造的师徒四人形象之外，《小妖怪的夏天》还成功塑造了小猪妖、乌鸦精、熊教头、狼大人等一众鲜活的妖怪角色。为了实现活捉唐僧、获取长生不老的目标，熊教头以一天为严苛时限，要求小猪妖、乌鸦精等一众处于底层的小妖制成一千支箭。在实际的制箭过程中，具有创新思维的小猪妖敏锐地发现，光用竹子制成的箭准头有限，存在明显的质量问题。于是，他向乌鸦精诚恳地指出这一问题，然而，得到的却是乌鸦精冷漠的“你管他呢”“熊教头让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的消极回应。当面对乌鸦精牺牲了一身羽毛才制成的箭时，熊教头不仅没有给予应有的认可和鼓励，反而傲慢地表示“你在教我做事”。从小猪妖发现问题，到乌鸦精的麻木回应，再到熊教头的无理否定，这一系列情节中，小猪妖的语言符号生动地映射了现代职场中处于基层地位的员工所具有的创新精神和质疑勇气。而乌鸦精的“你管他呢”和“按上头说的做”，则深刻反映了基层员工在长期遭受职场打磨后，逐渐形成的顺从和麻木心态。作为职场中处于领导地位的熊教头所说的“你在教我做事”，无疑是权力压制的典型表现。在现实职场中，当基层员工提出具有创新型、建设性的建议时，部分领导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理性地分析和合理地采纳，而是出于维护自身权威的本能，盲目地拒绝下属的建议，并要求下属继续按照固有的、机械的处理方式开展工作，严重阻碍了团队的创新发展。

2.2 代际观念冲突

随着剧情的逐步推进，小猪妖不断地遭受熊教头的打压和排挤，这使他逐渐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产生了深刻的质疑。最终，他勇敢地跳出了浪浪山中固有的思维禁锢，通过说书人这一渠

道，努力去了解真实的唐僧师徒四人。当他满怀期待地回到母亲身边，表达出对现状的逃离意图时，母亲却以“别瞎想，能有的干的不错了”这样的话术劝说他，希望他能够跟着大王好好干，争取早日成精，认为这才是人生的正事。小猪妖怀揣着去浪浪山之外看世界的美好念头，却被母亲用“跟着大王好好干，争取早日成精”的务实主义观念无情浇灭。这种安稳至上的代际话语，实际上深刻反映了两代人之间存在的观念冲突。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青年一代与其父辈之间，体现了体制化生存所带来的代际规训。父辈往往更倾向于安稳、保守的生活方式，而青年一代则充满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欲望和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小妖怪的夏天》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现。

2.3 价值传递与认同

《小妖怪的夏天》巧妙地运用贴合观众真实生活的语言符号，通过寓言般的故事，深刻地映射了青少年们在成长过程中普遍面临的现实问题。这种将原典与现实进行不断镜像映射的创造性转化方式，让青少年们能够在与小猪妖的共情中，深入思考自身的成长困境，积极寻找新的出路。同时，也使青少年们更容易接受作品新表达所传递的价值取向，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通过观看这部动画，青少年们仿佛在故事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从而引发内心深处共鸣，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认同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智慧和力量[5]。

3 社会层：重构认知，从文化解码中跳出麻醉状态，增强文化认同

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斯图亚特·霍尔并没有忽视大众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大众完全被动的遭受工业文化的宰制。而是在《电视话语中的编码和解码》一书中指出受众的反馈其实是意义的再生产过程。

在带有西方普世价值观念色彩的作品传播过程中，青少年们不应沉醉在算法推送的“短、平、快”的娱乐化内容中，而是应当发挥主观能动性，参与解码编码的过程中。诸如B站中围绕《哪吒之魔童闹海》、《中国奇谭》等神话IP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优秀二创作品，已成为青少年们可以进行合理性效仿的行为模式。

诚然青少年应主动成为抵御不良价值观侵扰，坚守意识形态阵地的主体性力量，切实从文化解码中跳出麻醉状态，在更贴合自身价值观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大众传媒可以不加节制地传播“短、平、快”的娱乐化信息。大众传播的公共性决定了媒体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必须履行其社会责任。因此，不同平台的媒体在对信息进行传播的过程中要严格进行把关，并发挥示范作用，积极参与优秀神话IP作品的文化解码与再编码工作，深入挖掘神话IP作品中的价值，增强青少年的文化自信、文化认同。

参考文献：

-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6,103.
- [2]陆婧文.后现代主义视阈下《中国奇谭》的叙事技巧与美学呈现——以《小妖怪的夏天》《鹅鹅鹅》为例[J].电影文学,2024,(22):143-147+162.
- [3]骆心舍.符号学视域下解读国产动画《中国奇谭》[J].今古文创,2024,(47):91-94.
- [4]周思思."广播电视大众传播媒体播音主持中的公共性功能建构研究."传媒论坛 2(2018):63-63.
- [5]田源,卢俊.航天题材纪录片的叙事策略与价值书写[J].视听,2024(3):80-83.